

我所感受到只是母親的愛

媽媽！屋裏好暗喔！媽！妳怎麼不開燈呢？怎麼不開燈嘛！

在一個颱風過後的早晨，我能感到窗外微曦的陽光普照著大地，再也聽不到那惱人的風聲、雨聲。但我却看不到任何東西。

母親扶我起來上廁所，憑著往日的記憶，我走向了馬桶處，隨地一洒。母親這時候才曉得這孩子失明了。

民國五十年，因父親工作的關係，父母帶著我和妹妹來到人地生疏的高雄。在一個颱風的夜裏，我因感冒又合併德國麻疹，體溫直竄42度。當時正值風雨交加，交通、通訊均不方便，根本無法延醫治療。母親只能冒著狂風暴雨，左鄰右舍的到處收集冰塊，儘量的以冰枕、酒精來降低我的體溫。她怕我禁不起病魔張牙舞爪的欺凌，幾近一週夜夜伴我至天明，想不到我還是失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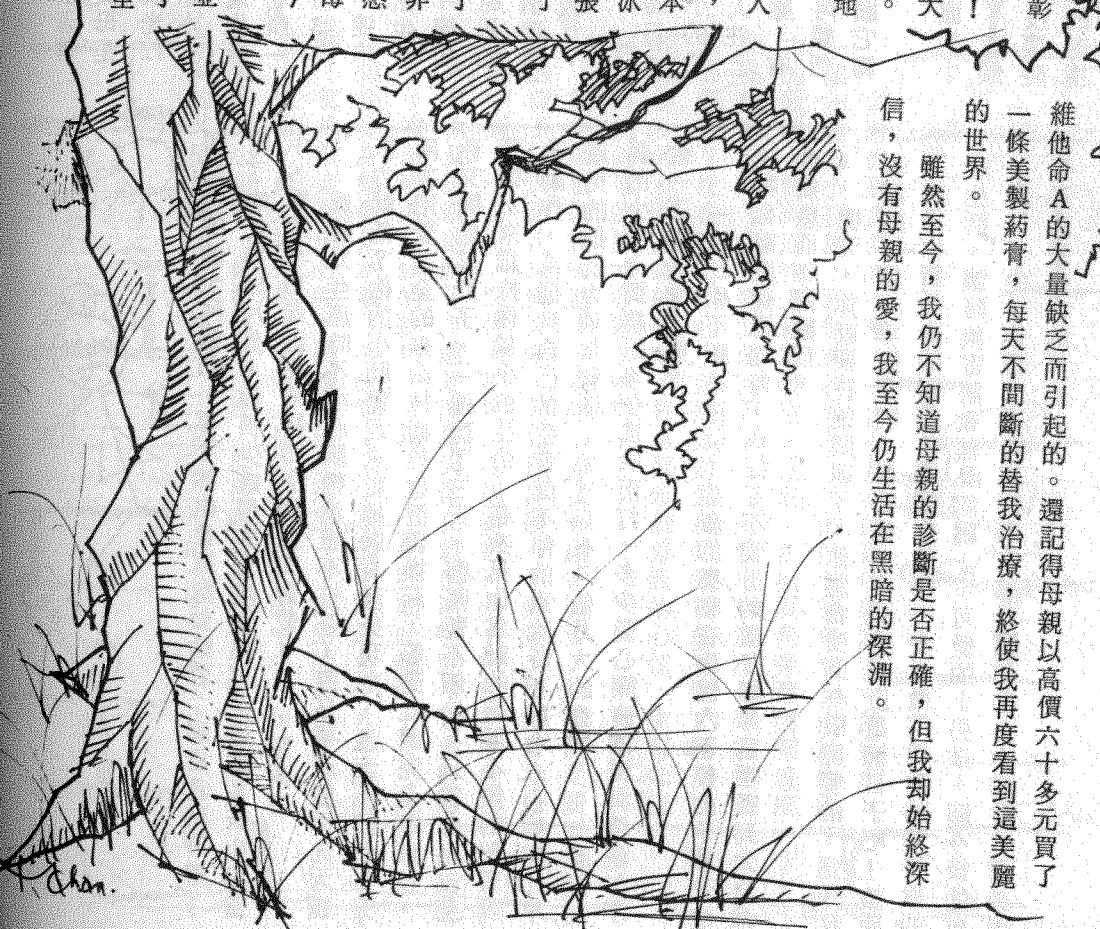
在母親卵翼下，我生活得非常快樂；猶記得有一回母親拿了一番石榴給我吃，我左咬右咬總是落空，覺得像玩捉迷藏一樣，非常有趣。在我幼小的心靈中，沒有感受絲毫殘廢的恐懼，我所感受的是母親會心的關懷與鼓舞—生命是愛；生命是喜悅。因爲母親爲我承擔了一切恐懼與痛苦。雖然已經事隔近廿年，但我至今仍沒有勇氣去想像，揣摩母親當時心中的痛苦。

會診了好幾位醫師，均否定了我重見光明的機會，但母親並沒有因此而氣餒。母親並沒有接受醫學教育，但爲了我，她買了不少醫學書籍。最後母親認爲我的失明，是因爲長期發燒，導至

醫四張益彰

維他命A的大量缺乏而引起的。還記得母親以高價六十多元買了一條美製藥膏，每天不間斷的替我治療，終使我再度看到這美麗的世界。

雖然至今，我仍不知道母親的診斷是否正確，但我却始終深信，沒有母親的愛，我至今仍生活在黑暗的深淵。



你、我、他

